



艾芜小说选

# 艾芜小说选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一九八一年·长沙

## 艾芜小说选

责任编辑：张翊翔

装帧设计：曾东凡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99,000 印张：9.75 印数：1——16,800(简易精装2,000册)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95 定价：(平装)0.95元 (简易精装)1.25元



作者近照

# 日本轟炸緬甸的時候 艾蕪

芒果樹開一樹綠的枝葉，就像把綠葉帶兒

似的，心 離 底 着 井 石 物 的水。

隣近的金塔，終竟不怕熱烈的陽光，從  
椰子棕櫚林中，高，伸出頸來，彷彿翹起片尖。

要瞧什麼稀奇的，直朝井這邊窺看。  
井欄圓鋪的石板，當是 井 的 井 板。  
里伸出 井 的 井，井 井 繞着水。

珠玉象牙色的瓦板，繪黃色的瓦板，皆收的閣

落下來，從棋盤格印花布的統裙上，從水缸已

以圖於統裙上，又撒落下幾點雪白的水花，垂

作者手迹

## 序

解放后，总想重新努力，在作品中，尽量描写新人新事，表现新的时代精神，不愿把解放前的旧作，再印出来，怕作品中所写的旧时代的黑暗，毒害新时代年青人的心灵。只在出版社要求之下，才选出一个短篇小说集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《艾芜短篇小说选》（有时再印的时候，又改名《艾芜选集》）。选的时候，正在鞍山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，没有把自己的作品，全部看过，事实上，也做不到，因为当时就没有找到自己所有的短篇小说，供我选阅。因此选出之后，就有人说，为什么某一篇不选呢，我在书再印的时候，就加两三篇进去。怕篇幅增多。又取下几篇。这就是《艾芜短篇小说选》历次新排，内容都有变动的原由。

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，将出一批作家的短篇小说选集，要我也出一本，我便再选出一些以前没有选过，甚至没有再行过目的作品（其中也有一篇以前选过，现在又移植了进来）给他们。这都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写的，让今天的读者看看也好。我在旧中国生活过一个不短的时期，也在殖民地的缅甸生活过四年，看见听见了人民受苦受难，过着极端痛苦的日子，令人难以忍受。我觉得认识了旧世界，旧中国，才能知道或者识别什么是新和旧，什么是旧东西又披着新的外衣出现。

今年四月七日，我同着中国作家访问团，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（日文写为平和公园）内，站在原子弹牺牲者的纪念碑前，看着碑上刻着一句：“这样的事情，不要再发生了！”给我印象很深。我不敢奢望我这第二本《艾芜短篇小说选》是个纪念碑，但愿读者读了之后，掩卷叹息：这样的事情，不要再发生了！这就是我出这本小书的小小的希望。

艾 芜1980年12月18日于成都

## 目 录

序	
南国之夜	1
咆哮的许家屯	10
强与弱	36
张福保	57
小 宝	67
海 潮	77
热带小景	89
爸 爸	101
回家后	120
春天的原野	135
受难者	152
纺车复活的时候	172
尚德忠	190
苦 闷	212
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	224
锻 炼	241
重 逢	257
小家庭的风波	270
田野的忧郁	285
乡镇小景	304



## 南 国 之 夜

---

跌在峡里的江水，有节奏地吼着，象拍婴孩那么地，把这儿的山，这儿的谷，拍入深宵的梦中。

兰色的群峰，温柔地，静穆地，躺在星空底下。

月光似水一样汇在空场上面，画出了无数的牛和羊的阴影。摇动尾巴和细嚼干草的声响，象小雨洒着秧苗那么地，到处弥漫着。

野火懒洋洋地跳动。守夜的牧人，嘴里吊着旱烟，双手软抱着膝头，仰起又倦怠又宁静的面孔，在火光的四周，微红地绘了出来。

芒果树荫下，黑森森地。从那儿流出了年青女儿的，柔和而忧郁的歌声。

坡上边立着一座浓黑的小洋房，吐出了雪白的煤气的灯光，象威吓坡下茅草房那么地耀射着。

坡下边走着一个高大的阴影，偏偏倒倒地。那么醉了，嘴里还哼着曲儿哩。树叶里滴下月光的雨点，零乱地，洒在他的衣上，发上。

这是应该醉在辉煌的夜俱乐部里的哪。故乡的欧罗巴的

姑娘，闪着妖媚的蓝眼珠的，这时一股脑儿忘干净了。

南国的山里的女儿，那是有着南国的芳香的，那是有着咖啡椰子香蕉的芳香的。黑的头发，黑的眼珠，黑的牙齿，是在他的眼前了。象牙色的酒窝，闪着一串笑，正撩拨着他的酩酊的心境啊。

这一夜，就要再那么地捉她一个；这刻儿，正向那些地方：芒果荫下，芭蕉荫下，椰子荫下，……走去的。

## 二

“我和你，我和你，  
披着呀，美丽的，孔雀的花衣，  
飞去啊，飞去啊，那深深的山里。”

歌声随着夜的凉风，播进茅屋子来了。

老头子的颈项一硬，凑在嘴巴上的瓦罐子，突地喷出了水来；跟着一阵剧烈的咳呛。随即盯着老婆子喊，是那么地凶猛，黑褐色的眼珠，几乎裂出眼眶了。

“听呀，听呀，近唱着哩！”

老婆子吐去了满口红色的槟榔汁水，怪生气地。在往日，那是要载着一根干枯的指头，点着老头子的鼻尖臭骂的。

“我们从前不也是这样么？你呀，老癫懂！老糊涂！”

但这时，看了他一眼后，就把刚要硬起来袒护女儿的心情，不知不觉地轻轻软下了。接拿着颤在老棕皮手里的水罐子，闪动着水那么柔和的眼光，温婉地小声说：

“得教训一次哩，这野马！”

“教训？那不是，那不是又得罪了你的宝贝么？”

老婆子的瘪嘴巴，往上一翘，打算狠狠地抵他几句，但也掉开脸，向着屋外，什么话也不忍说了。

月下的牛栏，静悄悄地。入夜该替牛儿燃的一大堆烟火呢，没有了。乐得蚊子在那里欢声地唱着，舞着哪。那有着两个温柔的大眼睛的水牛儿，也许是正在远方的城市里，懒懒地不想吃草，怀恋着它的老主人吧？

那天老头子挣扎在十几只炭条那么黑的手腕里，拚命把身子塞在牛栏门口，嘴边努出了两大堆白沫，象狂人那样地哭喊：

“不是我不缴纳呀！不是我不缴纳呀！”

那抢牛情形的悲惨，那印度警察的狠毒，蓦地又击打着她的心扉了。黄豆那么大的泪珠，偷偷地缀在眼角边上。

瓦罐子里的凉水，从手上慢慢地倾了下去，一条银白的光，闪在斜照进来的银灰色的月下。

老头子气呼呼地，把英国花布的围裙，紧扎在腰间，腿上黧刺的蓝色龙纹，便在月光中朦胧地显露出来，背后捏着一条棕树棍子，瞧一下那么呆呆出神的老婆子，就蹑手蹑足跑到外面，投向月下树荫里去了。

### 三

“也许明天，就要丧失生命，

也许明天，就要两下离分。”

一听着这又不是自己女儿唱出的歌声，老头子就仍然忙

把刚要冲去扑打那树下两个阴影的足步，忽地收住了。

镇住了一串的心跳和喘气，便又照例转过身，边走边骂：

“买咸鱼放生，你们真不知死活呀，真不知死活呀！”

“今宵呀，今宵呀，

我们且抱个紧紧。”

仍然唱她的，只不过小声些了；同时，两个坐着的阴影，站了起来，走避开去。

那鬼丫头不知躲在哪儿。老头子气极了，人也倦了，就一屁股坐在一株椰子树下，英国花布围裙，散在腰间，也管不得了。只是气忿忿地连连哼着：

“这年岁呀！这年岁呀！”

破伞似的椰叶里，落下了惨白的月光的线条，老人的四周越显得阴凄凄的。

近处的歌声，一时沉寂了。草里的花蛇，却嘶嘶地叫着。

蓦地举起了两手，伸向空中，悲切地祷告着。

“真正的缅甸的王啊，你怎么——怎么还不起来呀！……”

一九三〇年——也许三一年，缅甸一定不是×国人的缅甸了！缅甸一定要翻个身了！

过路的江湖术士，算了命后，悄悄地这么说着。

金塔寺下的长老和尚，说了法后，也悄悄地这么说着。

消息虽是悄悄地透了出来，但却宏大地，波涛那么似地，由这个茅屋冲到那个茅屋去了。

椰荫遮着的井边，冲凉的裸着上身的女人，也忘记打水了，抓着旁边正在擦洗身体的男子，挖根挖底地问。

“真的么？真的么？”

老太婆也忘却围在身边的鸡了，丢下了手里的谷箩，赶着多嘴的儿子，焦灼地叱责。

“安心闯祸么？我的老子，不要乱说哪！请你不要乱说哪！”

年岁是苦恼的。

人们是忧郁的。

谁能禁止不乱说呢？

坚实的农民的胸中，燃起了希望的火了。

江水也不能冲没的。

海涛也不能打熄的。

谁还能扑灭它呢？只有蔓延开去。

远远近近的村庄和村庄，远远近近的城市和城市，都象在劫难逃那么似地，一齐燃起希望的火，冒着反抗的烟焰了。

“真正的缅甸的王啊！唉，你怎么还不起来呀？怎么还不起来呀！”

除了这喃喃的重复的祷告，这悲哀的凄惋的叹息，四周都象死一样地静默着。

只是远处，有个青年男子在雄伟地歌唱，声音向江边摇曳着去。

“你不要那么担心呀！

我哪，原是猛虎的子孙，

曾在野象窝中长成，

曾与鳄鱼，江中嬉戏，

曾与……”

渐渐地低微，一转眼，竟为峡里的江声吞没了。

#### 四

手电筒射出一股锐利的白光，也象大块头主人那么地醉了，闪烁不定地在树荫处飘忽；年青人一见便悄悄地躲开去。

栖在枝头的夜鸟，吱吱啾啾地惊叫起来，嘈嘈地碰出枝丛，散在明月的空中，乱飞着；一会儿，又投入远处的树荫里去了。

大块头还是醉醺醺的，偏偏倒地走着；嘴里还是模模糊糊地哼出Rio Rita 的曲子。背后不时击来几块小石头，或是飞过耳边，或是落入草丛，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。

年青人跟在远远的后边，嗤嗤地发着笑。

老人闷在椰子树荫下，棕棍子丢在一旁，低头睡着，这便帖帖服服地做了大块头的俘虏，而且美丽地出现在朦胧的醉眼里了。

老人枯瘦的身子，立即抱在大块头的怀里；同时又被两只毛的大手，周身猥亵地乱摸着；松散了的花布围裙，也扯到膝以下了。

老人马上被弄醒了，惊跳起来，又气又恨地，大骂着。随即抓着棕树棍子，下死劲地乱打。

大块头的脑袋瓜碰在棍上，碎了一角了。毛茸茸的大手，忿怒地扯出腰间的手枪，朝前就是一放。同着枪声，老人便在火光一闪中倒了下去；于是，这活在世上的四十五年的躯体，挣扎在椰荫的暗处，倾出了生命的最后的血来。

远远近近的夜鸟，都一齐由树丛中惊飞起来，嘈杂地噪

入夜明的空际。入梦的群峰，也蓦地吵醒了。星星在深蓝的天上，霎着不安的眼睛。

年青人擎着火把，赶到椰子树下来了。各个的心里，都燃起了忿怒和复仇的火焰，象火把那么熊熊地焚烧着。

火光描出了一个着花裙的赤足姑娘的姿影，伏在老头子身边，耸着青衣的两肩，荷荷地大声哭着。笼在头顶的大堆发髻，全松散了，襟上一朵雪白的团花，落在冒血的胸上，一瓣瓣地，渐渐染红了。

大块头包围在忿怒的眼光里，金发卷屈的脑袋，正躺着血，流下来，染红了半边脸子。手里凶残地握着准备再放的手枪，枪口吐出这样的话语：

“来一个死一个！”

看着老头子那么地凶死，看着爱人那么地痛哭，一个札好了围裙的年青人，便狮子似地先扑了过去。大块头刚要再放一枪，凑巧就被另一年轻人突地连手连枪举了起来，碰的一声，子弹射向天际去了。

群众惊闪开去。一回头，大块头已倒在两个年轻人的足下了，就一齐跳拢来，疯狂地乱接着。

于是，无数的拳头，无数的足腿，齐向着这一块雪白的肉体，发泄了数十年来积下的怨气。

## 五

好糊涂的村长啊，这该杀的莽地亚！

好狠毒的村长啊，这该杀的莽地亚！

把跛了足的貌貌桑，也开在暴徒的名单上——还不满足！  
把害了病的乌老头子，也开在暴徒的名单上——还不满足！

竟连事后赶来看闹热的牧人，也开上去了。

“我才来的呀，村长，没有我哪，没有我哪，没有我哪，没有，”

牧人一把拖着村长的水绿绸裙，死死不放，哭喊着，声音快要气哑了。

这个该杀的瘦老头子哪，暴徒的名单往怀里揣好后，一面火星爆溅地大骂：

“好，大家都不承认！都不承认！叫我一个人吃官司么……妈的，你们一伙人，都得杀头！……”

一足踢翻了拖他的牧人，气冲冲地走开去。

牧人气极了，恨极了，抱着一块大石头，咬着牙齿，猛烈地冲去。

“打死他！”

“打死他！”

名字被开去了的年青人，一肚皮的怒气，都象氢气球那么地突然爆发了，一齐吼叫着，伸出拳头，去帮助那勇士——那牧人。

大家想着：

一月来，天天引着警察来抢谷子的——是他，莽地亚！

天天引着警察来牵牛的——也是他，莽地亚！

于是几十只拳头，便更凶猛更残酷地揍了下去。

于是，在这儿奴服苟安的村庄，便一下子跌入大动乱的漩涡中，爬不起来了。



每一个男子，每一个女人，每一个孩子，就从此伸直了腰干，抬起了头，挣断了一切的锁链。

袈裟抛在禅床上面，念珠抛在佛足底下，和尚也跑来参加来了。

不知几时就制好了的，复兴缅甸的国旗，也在当夜竖了起来，挂在金塔旁边的树上，飘扬着了。

旗上面绘着一幅可怕的，然而也是可敬的斗争，飘动着，飘动着，……激涨了每一个人的血管，每一个人的心。

统治缅甸的帝国主义呢？变成了一条垂死的，还在挣扎的毒蛇了。

复兴缅甸的老百姓呢？变成了一位有翼的，长着雷公嘴的神了。

神和蛇，正凶猛地斗争着。每一个老人，每一个青年，每一个妇女，……望着望着都仿佛凭空添加了千百斤的力量。而且更坚决地相信着。

缅甸一定不再是×国人的缅甸了。

缅甸一定要翻个身了。

于是，大家聚在佛殿上，宣了誓，吃了咒，手腕上黥刺了光辉的字眼，从此永远做了神的战士了。

## 六

远远近近的乡村，都竖起这样的旗帜了。

远远近近的乡村，都这样地斗争起来了。

前面走着和尚，后面跟着神的战士。